

昆仑文化多学科综合科考活动在青海启动

“追寻河源昆仑——青海昆仑文化多学科综合科考活动”15日在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启动。科考将通过实地考察、文献梳理与技术创新，系统梳理昆仑文化元素和标识，解读展现青海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历史文脉。

青海素有“山宗水源”的美誉，各地分布着丰富多彩的昆仑文化资源，包括昆仑山、黄河源、阿尼玛卿山、祁连山等地理标识，“女娲炼石补天”“西王母国”“青海湖传说”等神话

传说。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索瑞智在启动仪式上介绍，此次科考活动是在青海省境内首次开展的、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昆仑文化多学科综合科考活动，汇聚了考古学、历史学、民族学、地理学、人类学、古文字学、民俗学等诸多领域的专家学者。

专家认为，“河源昆仑”是青海重要的地理昆仑标识，昆仑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

文化符号，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。

此次科考依照青海省社会科学院于2025年年初确立的重大专项项目《昆仑文化多学科综合考察研究》组织实施。科考为期11天，科考队将在昆仑山、玉虚峰、黄河正源约古宗列曲、扎陵湖和鄂陵湖等地实地考察。

据新华社



康巴周末

文化视野

2025年6月20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：南泽仁 版式设计：张磊

影评

8

从康巴人生存哲学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智慧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心境进入

说诗碎语

鞋杯

朱美祿

在物质世界中，鞋子是鞋子，杯子是杯子，鞋子与杯子的功能风马牛不相及。在文化层面上，鞋子与杯子却发生了关联，从而诞生了一种很另类的饮器——鞋杯。至于何为鞋杯，古人与今人的观念也大相径庭。在当下人的观念中，所谓鞋杯，就是形制为鞋状的杯子；而在古人的观念中，则是指把酒杯置于女性的鞋中，托鞋而饮，故名之为鞋杯。

说起鞋杯，便不得不提到杨维桢。杨维桢，字廉夫，号铁崖，是元末明初具有异端色彩的诗人。倪瓒《清閼阁遗稿》中记载：“杨廉夫耽好声色，一日与元镇（倪瓒别字）会饮友人。廉夫脱妓女之鞋，置酒杯其中，使座客传饮，名曰鞋杯。”这则记载，除了凸显杨维桢耽于声色之外，还表明了“鞋杯”一词为其首创。

杨维桢与鞋杯的关联，还有其他记载。明代杨慎《词品》“瞿宗吉鞋杯词”条记载：“杨廉夫尝访瞿士衡，以鞋杯行酒，命其侄孙吉咏之。宗吉作《沁园春》以呈，廉夫大喜，即命侍妓歌以侑觞。词云：‘一搦娇春，弓样新裁，莲步未移。笑书生量窄，爱渠尽小，主人情重，酌我休迟。酝酿朝云，斟量暮雨，能使麝生风味奇。何须去，向花尘留迹，月地偷期。’”

风流到处便宜。便豪吸雄吞不用辞。任凌波南浦，唯夸罗袜，赏花上苑，只劝金卮。罗帕高擎，银瓶低注，绝胜裙裾深掩时。华筵散，奈此心先醉，此恨谁知。”所谓瞿宗吉，就是瞿佑。细读这首鞋杯词，不难看出其用典之精绝与风格之柔媚。瞿佑在《归田诗话》“香奁八题”条中还说，杨廉夫晚年居松江，“或过杭，必访于叔祖，宴饮于传桂堂，留连累日。尝以《香奁八题》见示，予依其体，作八诗以呈。”“廉夫加称赏，谓叔祖云：‘此君家千里驹也。’”因以“鞋杯”命题，予制《沁园春》以呈。”瞿佑的记述，既坐实了自己曾作鞋杯词的真实性，也表明杨维桢耽于以鞋杯饮酒

确实有文献可征。

鞋杯一词，杨维桢或许有命名权，然而，考诸文献，以鞋杯饮酒之风，其实可以追溯到两宋时期。清代方绚《贯月查》中说：“鞋杯一名‘双兔杯’，又名‘金莲杯’。子瞻《选妓约》云：‘行酒皆用新鞋’，其由来久矣。”苏轼，字子瞻，北宋著名文人。方绚据此感叹以鞋杯饮酒之风“由来久矣”。叶申芗《本事词》“杨无咎咏鞋词”条中说：“鞋杯之咏，咸谓始于杨铁崖。考补之《蝶恋花·咏鞋词》，词已述之云：‘端正纤柔如玉削，窄袂官鞋，暖衬吴绫薄。掌上细看才半握，巧偷强夺春春酌。’”

稳称身材轻绰约。微步盈盈，未怕香尘觉。试问更谁如样脚，除非借与嫦娥杯。”词中“掌上细看才半握，巧偷强夺春春酌”两句，明显含有以鞋为杯之意。而杨无咎，字补之，为南宋词人。有鉴于此，清人许昂霄在《词综偶评》中说：“读此词前阙结句，知鞋杯之戏，非始于杨廉夫也。”

以杨维桢为代表的古代文人之所以热衷于以鞋杯饮酒，从心理上看，除了逢场作戏的调笑作乐之外，也与恋物癖有关。脱鞋载盏以行酒，“手泽犹存，香尘不断”，似乎可以替代肌肤之亲，获得一种替代性满足。从文学源流上考察，有关鞋杯的诗词，内容多是对酒筵、香泽与女性鞋袜的书写，风格浮艳柔靡，堪称官体诗的嗣响；文人对此津津乐道，则是甘与齐梁作后尘的表现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具有恋物癖的，并不只有文人。因此，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也有非文人以鞋杯饮酒的叙事。《金瓶梅词话》第六回写道：“少顷，西门庆又脱下地（潘金莲）的一只绣花鞋儿，擎在手内，放一只小杯酒在内，吃鞋杯要子。”这是西门庆与潘金莲饮酒取乐的情形。在《聊斋志异·狐梦》中，毕怡庵“持杯向口立尽。把之臑软；审之，非杯，乃罗袜一钩，衬饰工绝。”这里的“罗袜”，其实就是指绣鞋。从曹植《洛神赋》中“陵波微步，罗袜生尘”的句子，

便足以证明。苏轼要求用未穿过的新鞋载杯，杨维桢“脱妓鞋，置酒杯其中”，而毕怡庵直接以鞋为杯，就卫生状况而言，可谓等而下之。自从女性裹脚之后，有恋物癖者就开始以鞋杯饮酒。小说之所以有这样的叙述，可以理解为对生活的反映；而鞋杯饮酒之事，先出现在诗词中，后见于叙事文学中，这或许可以理解为诗词对小说产生了影响，只是因为文体自身的特点，小说对以鞋杯饮酒的描述较之于诗词更为详细而已。

对于以鞋杯饮酒，反对者也不乏其人。《清閼阁遗稿》中记载，倪瓒对杨维桢的所作所为“见之大怒，翻案而起，连呼龌龊而去。”尽管倪瓒素有洁癖，但他反应如此强烈，或许是对杨维桢这种作派本身极度反感所致。元代陶宗仪在《南村辍耕录》中说：“杨铁崖耽好声色，每于筵间见歌儿舞女有缠足纤小者，则脱其鞋载以行酒，谓之金莲杯，余窃怪其可厌。”清代纪昀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说：“惟鞋杯一事，猥褻淫秽，可谓不韵之极。”梁绍壬在《两般秋雨庵随笔》“行酒之法”条中说：“行酒以碧筒为最雅，鞋杯则俗矣。”可见，以鞋杯饮酒，无论被赋予多么华丽的说辞，终究改不了其肮脏、可厌与俗气的印象，难怪许多人并不认同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梁绍壬所谓的“碧筒”，乃是一种用荷叶制成的酒具。元代女诗人郑允端在《碧筒》一诗中道：“主人避暑开芳宴，轻折荷盘当酒器。半朵断云擎翡翠，一江甘露泻玫瑰。胸中爽气飘飘起，鼻底清香拍拍回。可笑狂生杨铁笛，风流何用饮鞋杯。”这首诗在推崇以碧筒饮酒的同时，也表达了对杨维桢以鞋杯饮酒的否定。

鞋子是鞋子，杯子是杯子，鞋子与杯子的形制与功能绝不相同。无论是古人以鞋为杯，还是今人把杯子制制成鞋子的形状，其实都很不妥。孔子在《论语》中曾叹：“觚不觚，觚哉！觚哉！”将其移用在这里，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。

《满江红》：会让你开怀大笑的悬疑电影

思衣谷

春节档有许多精彩的电影，这里为大家推荐张艺谋的新作《满江红》。该片由沈腾、易烊千玺、张译、雷佳音、岳云鹏、王佳怡领衔主演。影片讲述了南宋绍兴年间，岳飞去世四年，秦桧率兵与金国进行会谈。会谈前夜，金国使者在宰相驻地遇害，其携带的密信也不翼而飞。小兵张大（沈腾饰）与亲兵营副统领孙均（易烊千玺饰）机缘巧合被卷入这场巨大的阴谋之中。宰相秦桧（雷佳音饰）命令二人在一个时辰内找到凶手。随着危机四伏的调查深入，宰相府总管何立（张译饰）、副总管武义淳（岳云鹏饰）、舞姬瑶琴（王佳怡饰）等人相继卷入。案件背后似乎隐藏着更大的阴谋。局中有局、人心难测，一夜之间风云变幻，各方势力暗流涌动。

最后，全军背诵岳飞的《满江红》，使得这种充满浓厚家国情怀的精神得以传承。虽然刺杀秦桧未果，但足以使其遗臭万年。接下来，从演员、背景色调、配乐、内核和悬疑元素等方面浅析这部春节档佳作。

首先，该片演员们都做足了功课。雷佳音饰演的秦桧极具代表性。由于这是一部喜剧而非正剧，张艺谋赋予了秦桧许多滑稽狡诈的一面。其实，雷佳音的敦厚形象和微胖身材带有一种滑稽逗趣的可爱之感，他在《绣春刀II：修罗战场》中饰演的裴纶一角就令人印象深刻。此次他以喜剧方式演绎秦桧，同样有声有色。尤其在秦桧被孙均挟持朗诵《满江红》时，情绪高昂，甚至破音；以及真秦桧与冒牌秦桧被绑在一起时，其恐惧和惊慌失措被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无论真秦桧还是替身，都是雷佳音的出色表演。

王佳怡作为新一代谋女郎，得到了张艺谋的高度评价，称其为关晓彤与巩俐的结合体。在这次演出中，她的表现可圈可点，尤其在牢房中瑶琴与何立的博弈

对话那场戏，充分展现了“商女不知亡国恨”的家国情怀，让人不禁联想到张艺谋的《金陵十三钗》。尽管时代不同，但两者都刻画了表面柔媚的舞姬实则背负国仇家恨的形象。当然，作为新人，王佳怡仍有进步空间。除了出彩的戏份外，其他部分略显稚嫩，情感投入不够。

张译、沈腾等资深演员的表现自然无需多言，撑起了整部电影的喜剧部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岳云鹏饰演的武义淳喜剧效果十足。他不仅有插科打诨的桥段，如翻窗进锁匙时的“妖娆”动作，还精准诠释了那个皇亲国戚城府深、伪装好的奸诈角色。特别是他一直想拿免死金牌办大事，却总在成功之际杀人一步，甚至在被何立杀害后才亮出免死金牌。临死前，他指向免死金牌的举动既逗趣又讽刺，隐射了南宋王朝的无能。

易烊千玺继《长津湖》《少年的你》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《奇迹·笨小孩》后，再次迎来演技磨练，此次挑战较为成熟的角色。以往他的形象多为青春偶像，而在这部影片中，与众多资深演员对戏时，显得略为年轻，演绎老成角色时稍显不足。窃以为，孙均这一角色稍显单薄，肢体和面部表演虽有亮点，但不够自然，部分眼神动作略显夸张。这或许正是他未来成为优秀演员需要提升之处。

在背景色调方面，该片成本控制得当。影片创作灵感源自山西的一座古宅，主要取景于该大院，赋予影片舞台剧特色，尤其契合悬疑喜剧片的定位。这种区域性背景为悬疑片增添了独特魅力。色调运用是影片的一大亮点。起初，金国使者死亡场景以灰黑为主，既与山西大院的灰砖黑瓦相协调，又通过灰黑基调和秦桧如黑乌鸦般的象征形象，凸显了卖国贼的卑劣形象，契合悬疑片氛围。

当故事发展到尾声，张大将任务托付给孙均时，背景出现柔和而有力的阳光，象征接下来的任务由孙均完成。“精忠报国”的信念指引着爱国人士前行。孙均放下私欲，舍身取义，完成个人成长蜕变。他滚烫的热泪与温暖的阳光相互映衬，将影片推向高潮。此外，桃丫头的红色樱桃象征着希望，如同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中红衣小女孩的色调，在灰黑背景下，一抹红色寓意着希望与生机。以上均体现了张艺谋在色调运用上的精妙之处。

配乐方面，影片的音乐动听且节奏把握得当，完美契合局中有局、反转不断的剧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影片采用了摇滚版豫剧配乐，令河南观众倍感亲切。电影中融入了河南梆子、河南坠子、河南豫剧等元素。张艺谋在影片中加入豫剧，不仅为电影增色，更展现了其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责任感。此外，沈腾和王佳怡演唱的“流光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”也是配乐中的亮点。

在内核和推理悬疑方面，影片不仅有小人物追求大梦想的励志元素，更弘扬了爱国、向上、奋斗的精神。《满江红》成功塑造了典型人物形象，通过创新故事传承岳飞的《满江红·怒发冲冠》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精粹。

尽管推理悬疑部分较为平淡，缺乏惊喜，但层层反转的情节赋予影片“剧本杀”般的沉浸式观影体验。从主题上看，《满江红》与张艺谋早期的《英雄》有相似之处，两者目标分别是“刺杀”和刺杀秦桧，但主角皆因深明大义而未采取直接刺杀。他们选择让秦桧遗臭万年，并通过背诵《满江红》对其进行有效惩罚。

《满江红》是一部适合春节合家欢观看的电影，它是一部能让人开怀大笑的悬疑喜剧片。

